

山区建设的好榜样——神堂沟

中国共产党吕梁地区委员会政策调查研究室

山西省方山县开府公社神堂沟大队，从1974年以来，坚持在陡坡种草植树，缓坡修梯田，缩河打石坝，垒埂造良田，经过10年的综合治理，逐步实现了林草上山坡，粮田下沟滩，收到显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。神堂沟也由历史上的越穷越垦、越垦越穷，广种薄收，单一经营形成恶性循环的贫困队，变为林茂粮丰，六畜兴旺，收入倍增，粮食单产、总产大幅度上升的富队，为吕梁山区社队治山治水，改变贫困面貌树立了榜样。

在实践中探索新路子

神堂沟大队属于土石山区，总面积1.845万亩，水土流失面积有9,500亩。这里山大沟深，石厚土薄，地势高寒，无霜期短，过去是“地无一亩平，广种不保收”的穷地方。长期以来，人们把解决吃饭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山坡上，搞单一粮食生产，实行掠夺式开垦，结果形成越垦越穷、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。到1973年，这个326口人的小村庄，就耕种着4,000多亩山坡地，但年产粮食始终突不破15万斤。全大队每人平均种地13亩，平均亩产35斤，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只有460斤。

1974年，人们从教训中逐步醒悟了。他们看到靠垦山广种吃不饱肚子，开始在沟里打主意。这个大队有大小48条沟，其中一华里以上有13条，沟宽滩大，可利用的滩面有1,000亩。由于从来未治理，平时乱石滚滚，遇雨山洪乱窜，一直荒芜闲置。大队党支部书记银三成建议：顺直河道，固定河床，沿岸筑坝，空出滩面造地。从1974年开始，大队就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，用专业队与群众突击相结合的办法，铺开了以筑坝造地为主的治滩工程。他们先把河床定位，再顺河浆砌护岸石坝，然后用块石在空出的滩面上垒起地埂坝。在坝内挖石平基，取土造地；坝外营造护坝林带，养护地埂。到1980年，全大队就新造沟滩坝地331亩。这些地离村近，省力气，1亩能打6亩坡地的粮，还能种坡地上成熟不了的玉米和谷子。有了这样的“刮金板”，谁也不想再到山坡上受罪了，逐年自动停耕了1,320亩陡坡地。结果全大队山坡地退耕了33%，粮食总产量却提高到28.8万斤，增长了65%。其中只占播种面积12.3%的新建沟滩地，所产粮食就占了总产的42%。在山坡地退耕还林还草后，又促进了林牧业的发展，大队的年总收入也从治理前的1.4万元，增加到4万元，每人平均分配收入也增加了1.9倍。就这样，神堂沟社员从切身的体会中，找到了建设山区的正确路子。

生产向深广度进军

治滩造地的胜利，使神堂沟社员看到了山区的希望，更加坚定了治山治水的信心。

大队党支部提出，按这几年发展的情况，每增建1亩沟滩地，就可退耕4亩山坡地。随着基本农田的增加，今后会有更多的山坡地退耕。如果在这些退耕的坡地上全部造上林，种起草，把治沟与治坡结合起来，经济效益会更高。于是他们就发动群众种草，发展林、牧业，收到了一定的效益。但是由于当时政策和管理体制上的问题，影响到这个计划的迅速实现。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集体经营，树归队里所有，社员栽树想的是赚工分，而不是成活率，也很少考虑将来的受益。结果治理不管护，成了“报表上的林”，“计划上的树”。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解决了。

1980年，神堂沟大队农业实行了大包干，社员在承包沟滩坝地时，把对地坝及护岸林的管护也随地承包到户。大队规定：谁种地谁护坝谁管林，护好1亩给顶15个基建义务工；护不好，除自己负责补修外，每罚一工要交出5斤粮。从承包后的3年看，一遇大雨发水时，家家户户都往沟坝上跑，管护得都比较好。

1981年，神堂沟全面落实了林业政策，给每个社员下发了1亩荒山坡，把社员过去自己栽的树都退给了本人，颁发了“三权证”。并把大队现有的天然林与集体造的成片林，承包给两个专业护林员管护，既有效地保护了集体原有林木，又调动了社员荒山造林的积极性，使治滩治沟和治山结合的更紧了。

1982年，神堂沟大队又大力推广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，进一步调动了社员综合治理山区的积极性，解决了多年来难解决的许多问题。他们坚持以小流域为单元，把沟滩、坡面和流域内的造林种草与管护统一起来，一次承包到户，持续地开展沟滩以筑坝造地、山坡以造林种草为主的综合治理工程。按大队现在的规划，到1985年，要再建高标准的沟滩地300亩，达到每人平均3亩沟滩地。在现有1,600亩耕地的基础上，要逐年再退耕还林还草420亩，把25°以上的陡坡地全部种上油松、云杉与落叶松等树种；15°—25°的山坡地，退耕还草或营造乔灌混交林；15°以下的缓坡修成梯田，并且采取多种形式承包到户，到组。对于适宜以户承包的荒山造林、沟滩造地等小型工程，坚持以户承包。在承包流域内新造林，谁造谁管归谁所有，子女可继承；新造地谁造谁管归谁种，至少10年内不计产，不提留，不征购；对个户无力单独承包的如浆砌护岸坝等大型骨干工程，由大队利用农田建设义务投工和国家的资助款，组织社员分段联户承包，按工程量付给合理报酬。如垒干石地埂坝，凡达到1米高，0.5米收顶的标准时，每垒1米坝补4元钱。目前，全大队72户中，已有53户承包了18条小流域，承包面积5,626亩，占到应承包面积的77.5%；有27户分段承包浆砌顺河护岸坝1,200米，23户联合承包垫地80亩。社员李毛生，全家6口人，1.5个劳力，1982年他除联合10户社员承包浆砌118米护岸石坝外，还单独承包垒了200米干石地埂坝。今年他又联合了24个劳力（23户），专业承包了筑坝1,000米，垫地80亩的工程。

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后，调动了两个积极性，大大加快了治理的速度。1974—1980年的7年间，共造沟滩坝地331亩，退耕山地1,320亩，每年平均造地47亩，退耕188亩。而从1981年以来的近3年就造地290亩，退耕1,080亩，每年平均造地97亩，退耕360亩，超过前7年平均速度的1倍以上。尤其在山坡治理上，1982年全大队就造林1,250亩，占10年来造林总面积的60%，造林成活率都在70%以上。神堂沟大队的干部、群众说，现在又找到了多快好省地治山治水的好形式，治理速度将大大加快。

效果与启示

在过去的10年里，神堂沟大队在治山治水方面虽然经过曲折和反复，但是他们在生态与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。10年来，全大队共修浆砌护河石坝2,120米，垒地埂干石坝1.32万米，建设高标准的沟滩坝地620亩，每人平均达到1.9亩。历年退耕山坡地2,680亩，其中还林2,062亩，还草350亩，零星栽树2.3万株，每人平均达到了6.3亩林，1亩草，70株树，还封山育林育草2,328亩。现在，全大队治理面积达到5,360亩，占到流失总面积的57%；林草覆盖率由原来的21%，提高到46.3%；泥沙流失量由过去年平均4.9万吨，减到3.2万吨，减少了35%；洪峰减少了43%，基本上控制了洪水灾害。由于林草覆盖率的提高，自然生态有了明显好转，农、林、牧、副业生产得到全面迅速发展。1982年，全大队粮食总产量达33万斤，比治理前的1973年翻了一番多，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达到1,100斤。现在，全大队有大牲畜172头，每户平均达到2头半，有羊1,160只，每户平均14.5只；养猪78口，每户平均1口。1982年，全大队农、林、牧、副总收入达到7万元，比1973年的1.4万元增加了4倍；每人平均分配收入达到150元，比1973年的30元增长了4倍。1973年全大队每人平均欠国家和信用社贷款92元，到去年除还清外债外，每人平均在信用社存款30.6元。还出现户产万斤粮的5户，户养大畜7头以上的5户，户养羊30只以上的10户。

神堂沟是吕梁山区社队的缩影。在当前大力推广社员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经验中，只要象神堂沟大队那样，抓住修地、植树、拦水、筑坝，坚持综合治理，连续治理，我们相信不要很长时间，在吕梁山上就会出现千千万万个神堂沟。

（上接第46页）束的两重性），可以通过内部各单元之间的协调、转化关系，得到相同的结果（对环境的反响或输出）。反之，如果只靠单一途径、独木之桥，那就不能使系统内部结构协调，因而也不能从环境中吸取多种丰富的营养，提高系统功能。胡耀邦总书记最近在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上关于种树种草、发展旱作农业的讲话中用“反弹琵琶”这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，从哲学高度概括了改变西北农业面貌的根本途径，而且完全符合系统工程关于开放系统“多途径，等结局”的科学原理，这一战略必将为振兴大西北、开创旱作农业新局面产生深远影响！

在旱作农业生态系统中，影响系统功能的生态环境因子关键在于水，这是客观条件，必须充分认识掌握水分在旱作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分布、循环、平衡关系，并正确运用这些规律，使半干旱区的有限降水资源得以充分利用。但是，还应该看到，降水的多少及变化是人们难以改变的，因此只从“水”入手，单向进攻，“正弹琵琶”，那是收效甚微的。如前所述，要适应干旱的生态环境，提高旱作生产水平，还必须从“肥”上找出路，下功夫，这就是“反弹琵琶”的辩证法。